

大唐双龙传

黄易◎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玖

【黄易精品】



大唐双龙传

黄易◎著 玖

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
图字：23-2009-049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唐双龙传. 玖 / 黄易著. —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09

ISBN 978-7-222-06145-3

I. 大... II. 黄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70434号

大唐双龙传 玖

黄易 著

策划: 英特颂
责任组稿: 周琼
责任编辑: 吴虹
钱勇
特约编辑: 邱玲琦
责任印制: 段金华

出版	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	云南人民出版社
发行	云南人民出版社
经销	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
地址	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
邮编	650034
开本	680×980 1/16
印张	248.75(全十册)
字数	5007千(全十册)
版次	2010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刷	上海市北印刷(集团)有限公司
书号	ISBN 978-7-222-06145-3
定价	298.00元(全十册)

序

从《破碎虚空》到《封神记》，二十多年来的苦与乐，真的是一言难尽。在《破碎虚空》前，我从来没有写小说的行动。中学会考前的少年时代，生活平凡单调，打破苦闷的唯一办法，就是待在家中卧看武侠。母亲认为我是沉溺丧志，无可救药。只有我自己明白，在那个不受时空局限的广阔天地里，我得到了没法从现实或课本中得到的启发，无限地开阔了我的视野和生活。接着是开赴会考的杀戮战场，出乎所有人包括自己的料外，我取得超乎理想的好成绩。

于香港艺术馆工作的十年间，武侠小说陷入低潮，我遂移情科幻作品，直至机缘巧合下我写出了《破碎虚空》，我对武侠的热情又回来了，只是掉转了创作者和读者的身份，但那时仍未想过当全职的作者。一天，清早起来领着狗儿往山上跑，当抵达临海可俯瞰渔港的山头，一艘渡轮正拐弯驶进港口。这一边是远离尘嚣的宁静渔村，另一边是繁喧的城市。如果我不用乘渡轮往那边上班，会是怎样的滋味？就是这样我递了辞职信。

由递信到今天刚好是二十年，适逢敝作在大陆整理出版，不由想起旧事。今次的结集，全赖上海英特颂图书的袁杰伟先生和他的团队筹谋策划，还有是读者们的支持，谢谢！

黄易

2009.2.18



目录

- | | | | | | |
|-----|------|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芳心之秘 | 001 | 第十章 | 唯一破绽 | 203 |
| 第二章 | 突围求援 | 026 | 第十一章 | 宋家大军 | 228 |
| 第三章 | 困兽之斗 | 048 | 第十二章 | 双龙入蜀 | 252 |
| 第四章 | 进退两难 | 072 | 第十三章 | 仙踪再现 | 277 |
| 第五章 | 洛阳惊变 | 097 | 第十四章 | 决战之前 | 301 |
| 第六章 | 杀出洛阳 | 121 | 第十五章 | 净院之战 | 326 |
| 第七章 | 百里逃窜 | 145 | 第十六章 | 契机乍现 | 350 |
| 第八章 | 天域山峡 | 165 | 第十七章 | 三个条件 | 369 |
| 第九章 | 小鹤南来 | 183 | 第十八章 | 兼爱如一 | 390 |

第一章 芳心之秘

石青璇悄然立起，微笑道：“随人家来好吗？”

不待徐子陵答应，就那么赤着玉足，衣袂飘飘的踏着小溪中凸起的石头，朝绕往小屋后林木深处的源头掠去。

徐子陵快步流星地离开坐处，追在她身后，随她沿溪左弯右绕，深进林木茂密处，疑是溪尽，却豁然开敞，一道充满活力的小瀑布从半山隙缝处冲泻而下，奔流在藤攀葛绕的山谷崖壁上，到崖底后形成小潭，被密林阻隔，在另一边既看不到这里的别有洞天，且听不到水瀑奏响的天然乐章。

石青璇立在水瀑前唯一的一块大石上，别过俏脸喜滋滋地道：“快过来！”

徐子陵怎敢不从命，立即落到她香躯旁。

水瀑有如帘幕般垂落下来，激起水花飞溅，水滴四外抛洒，在星辉下仿佛银珠万颗，充满活力。聆听着仙乐般的水流声、四周的虫鸣天籁，嗅着石青璇香躯发出的动人芳香，漫空星辰，山风徐徐拂脸而来，忽然间徐子陵完全忘掉自身的烦恼，忘掉外面人世间一切纷争，飘飘然再不晓得身在何处。

石青璇别过俏脸往他瞧去，嫣然笑道：“子陵是除了娘外，第一位被青璇邀到这里来的客人。这儿好玩吗？”

徐子陵只要往她靠近寸许，便可与她作肩碰肩的亲密接触，可是寸许的距离，却像不可逾越的鸿沟，心中一热点头道：“我从没有一刻像现在般忘忧无虑，过去和将来再不存在，眼前这一刻却是永恒不灭。我追求的幸福生活，就该是眼前这样子，但这想法也令我感到痛苦，青璇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

石青璇柔声道：“只明白一点儿。听子陵的语气，谷外仍有你割舍不下的人事，对吗？”

徐子陵叹道：“我想坦白说出我的心事，只希望青璇不会怪责。”

石青璇娇躯微颤道：“人家怎会怪责徐子陵呢？只是怕自己受不了，青璇习惯孤独的生活，从没想过改变，你也明白吗？”

徐子陵心头一阵激动，往她靠近，自然而然地贴靠她香肩，感觉到她的血脉在肌肤下的跃动，再没法控制决堤般的心潮，迎上她迷惘的目光，沉声道：

“既是如此，为何要告诉我小谷所在处？从那天开始，幽林小谷成为我内心最神秘美丽的处所。我虽在谷外的红尘打滚胡混，却从没有一刻不记挂着小谷。今天终于来啦！还在这里和青璇分享小谷的秘密。青璇是否须负起部分责任？”

石青璇微一错愕，接着双眸透出笑意，横他一眼道：“好吧！大家直话直说，你只分享了小谷部分的秘密，另一部分还在那里。”说话时探出玉手，纤指指向瀑布上老树盘错处。

她没有挪移娇躯逃避与他的触碰，已使他整颗心灼热起来，引发暖流遍走全身，飘飘渺渺的不知身在何处，羽化登仙不外如是，体念至此不由得勇气陡增。他非是没有和其他女性有过亲密接触，例如沈落雁或馆娘，可是从没有一刻像眼前的轻轻触碰更令他心动神颤。循她指示瞧上去，他欣然道：“青璇准备和我分享吗？”

在他灼热逼人的目光下，石青璇先白他深情万种的一眼，然后垂下螭首，显露天鹅般线条优美的皙白脖子，轻柔地道：“你不是有心事要说吗？先说出来听听？”

徐子陵冲口而出道：“你不怕受不了吗？”

石青璇容色恢复平静，凝望水瀑出处，淡然自若道：“你要人家负责任嘛！青璇只好负责任给你徐子陵看。”

徐子陵一字一字地缓缓道：“我不仅要分享小谷的秘密，还要分享青璇小姐心中的奥秘，弄清楚为何青璇小姐可吹奏出这么感人肺腑的箫音？”

石青璇软弱地往他靠倚，轻叹道：“这好像不是你原先想说的话，对吗？”

徐子陵坦然道：“确不是我原先准备说的。不过并不打紧，我现在糊涂至六神无主，只晓得挑最想说的话向你倾诉。我忽然感到无论向你說什麼，青璇都不会真的怪我。”

石青璇“扑哧”娇笑，站直娇躯，白他一眼道：“说吧！快说！看我可忍受至什么程度。”

徐子陵移转身体，变得脸向着她，深情地道：“我想面对着你，坦诚向你说出心中的话。”

石青璇没有依他之言，如花玉容现出苦恼的表情，轻轻道：“徐子陵啊！勿要逼人太甚好吗？”

徐子陵感到正为自己的幸福努力争取，一切来得如此发自真心，情不自禁，自然流露。从没有一刻，他有如此强烈的感觉，不肯错过得到幸福的机

会。他缓慢却坚定地道：“因为我若不把话说出来，可能永远失却说这话的机会，青璇是否准备迁离幽谷？”

石青璇娇躯剧震，俏脸色尽褪，终于别转娇体面向他，语调出奇地平静，道：“你怎能猜到的？”

徐子陵伸手抓着她两边香肩，深深望进她清澈明媚的眸神内，道：“那是一种没法解释的直觉，因为青璇怕再见到我，更怕见到石之轩。”

石青璇一阵颤抖，似是茫然不晓得徐子陵正抓着她的肩膀，只想逃避他炽热的目光，喃喃自语般道：“石之轩？徐子陵？”

徐子陵心头涌起无法压抑的爱怜，不忍逼她，凑到她脸庞数寸近处，柔声道：“不要想他，只想我们之间的事。为何要避开我？”

石青璇深吸一口气，恢复少许平静之色，仰起俏脸瞧往他道：“当人家求求你好吗？不要再问。噢！你抓得人家好痛哩！”

徐子陵心中一阵痛楚。他怎舍得用力过猛抓痛她，石青璇的“你抓得人家很痛”实是语带双关，以带点哀求的语气求他放过自己，让她继续过独身的生活。这句话当然是大有情意，所以显得这么无力抗拒他的进逼。事实上打从一开始石青璇从没掩饰自己对徐子陵的好感和情意。这形成她芳心内的矛盾和挣扎，表现出来的是对徐子陵若即若离。她的处境颇为微妙，一天不迁离出生的幽林小谷，一天她就不能割断与人间各种纠缠不清的恩怨。她告诉徐子陵小谷的位置时，早起了离开小谷，另迁他处之心，只有这样，她才可过真正避世隐居的生活。不过她尚有未了心愿，就是藏在谷内的《不死印卷》和岳山的遗愿。这两件事都间接地由徐子陵为她完成，可是造化弄人，她却另增徐子陵这阻她避世的心障。所以有请他“勿逼人太甚”之语。徐子陵终于来到小谷，兼之大明尊教来犯，使她痛下决心离开这令她没法忘记过去的伤心地。刚才她箫曲由悲泣逐渐提升至轻灵飘逸的意境，正代表她从痛苦解脱出来的意愿。现在是他争取她的最后机会，假如他不慎错过，会变成永远的遗憾。

徐子陵不但没有放手，反抓得更紧，深深望进她的眸子里，坚决摇头道：“徐子陵是不会放手的，除非石青璇告诉他要躲到哪里去。”

石青璇露出心力交瘁的神色，娇体乏力，若徐子陵松开双手，肯定她要掉往水里去。

在水瀑水流丰富多姿的天然乐章下，石青璇凄然道：“你不怕我随便说出个地方来骗你吗？”

徐子陵看着她又怜又爱，差点控制不住自己去探访她神圣不可侵犯的香唇，柔声道：“你是不会骗我的，对吗？”

石青璇软弱地垂下螭首，以微不可闻的声音道：“你早晓得那地方。唉！你这冤家，人家给你害惨哩！”

一股热血直冲脑门，使他情绪激动，无以名之的狂喜涌上心头，惹得心儿狂跳不停。石青璇说的是邪帝庙附近的隐蔽石屋，当年徐子陵初遇石青璇，

离开蝠洞后她把他带到那处，让他看到她隔帘梳妆的动人美景。那该是只有他们两人晓得的隐秘处。石青璇从幽林小谷迁到那里去，不但是对徐子陵余情未了，且隐含试探的味儿。只有徐子陵在不惜天涯海角去寻找的情况下，才会不错过这相逢的地方。

石青璇一双玉掌无力地按上他宽敞的胸膛，徐子陵始惊觉自己正把她拉往怀内去，石青璇却是试图抗拒。他低头瞧去，石青璇仰起俏脸，秀眉轻蹙，神情却静如止水，轻轻道：“我说的或者是真的，或是假的。在水瀑源口的密树后有一天然洞穴，可通往山里另一秘处，那才是青璇真正起居的地方。鲁大师正因看中这谷中之谷，故在此筑房建舍，本打算作他终老避世之用，其后晓得娘怀了人家后，把小谷赠与娘。谷中之谷另有出山之法，现在青璇会从那处离开。子陵万勿说话，乖乖给人家闭上眼睛，青璇不晓得将来会是如何，但定不会忘记此刻。”

徐子陵知道若自己还要逼她，定会给她看轻，至乎惹起她的反感，他终究是洒脱逍遥的人物，这回的“力争”是例外中的例外，洒然微笑，松开双手，闭上眼睛。石青璇凑近在他唇上蜻蜓点水地轻轻一吻，飘身离去。

寇仲一边把大军开往东海，另一方面把杨公卿和他的部队秘密由水路连夜接运过来。经过十多天的忙碌，杨公卿把军队安顿在预先建设于梁都附近的秘密营寨后，与麻常到梁都来见寇仲，同时带来郑州失陷的坏消息。

在内堂，麻常道：“王世充兵败如山倒，一个城接一个城的向李世绩投降。管州郭庆投降，早令虎牢东线各城人心惶惶，王玄应那兔崽子竟不战而退，摆明怯战，遂予李世绩移师进逼荥阳的机会，荥阳守将魏陆岂肯为王世充作无谓牺牲，他的投降谁都不能怪他。”

寇仲心中苦笑，王世充和王玄应两父子的胆量该是同一个模子塑造出来的。前者在慈涧未分胜负而退，犬父犬子，王玄应比乃爹更进一步，未战已退，等于把城池逐个赠送李世绩。

杨公卿道：“凑巧王世充派张志往荥阳意图调其军增援虎牢，被魏陆生擒交给李世绩，并献计李世绩，说张志乃王世充指定传递他手令的人，对王世充手迹非常熟悉，只要能说服张志伪造王世充手令，送往郑州，令郑州守将王要汉和张慈宝放弃郑州，回师虎牢，即可伏师路上，一举歼敌。”

麻常接口道：“张志果然就范，王要汉接信后没有起疑，却想到路上定遭李世绩截击，更想到虎牢难保，遂决意投降。先斩杀对王世充忠心耿耿的张慈宝，再开门降唐。现在虎牢东面军事重镇全失，虎牢变成一座孤城，王玄应肯定守不了多久。”

杨公卿皱眉道：“虎牢失守在即，李世民将直接攻打洛阳，少帅有什么应付的方法？”

麻常神色凝重地道：“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，唐军东来之前，我们没有人想

过李世民竟能在两个月的短时间内把洛阳完全孤立。”寇仲领他们到会议室，室内中间放置一张坚实的长方形大木桌，桌面有座以坯土制成的半立体模型，以大运河贯流其中，运河旁以大小方块代表城池或县镇，山川林原一目了然。

寇仲微笑道：“这是从窦建德处偷师学来的，他是工匠出身，手艺超群，我当然没他那么有本事。我探测，陈老谋绘图，再由匠人负责动手制作模型。”

杨公卿和麻常惊奇得你眼望我眼，想不到寇仲有这么细心谨慎的一面。

寇仲在立体地势图前示意分析道：“通济渠南行直达淮水，若我们的船队从梁都出发，沿通济渠顺流而下，用的是飞轮船，一晚工夫便可入淮。假若再顺淮水东行，可经里运河南下直达江都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李子通方面最关键的两座城池将是钟离和高邮。李子通深悉这种情况，所以特别在此两城布重兵驻水师，防我们突袭江都。若我们入淮后往西攻钟离，高邮的敌人立可来援；若我们东下攻高邮，情况更糟，因钟离和江都可从南北两方夹击我们，所以钟离、高邮和江都，形成一个牢不可破的铁三角。”

杨公卿和麻常点头同意，因钟离位于通济渠和淮水交汇处之西，像看门口的狗儿般瞧着通往高邮和江都的里运河，所以不顾钟离直取高邮，与自杀没有什么分别，而高邮位于往江都的必经之路，于是钟离与高邮能互相呼应，形成江都北面最具战略性的防御。

麻常道：“若从海路入长江突袭江都又如何？”

寇仲道：“这更不可行，江都位于长江北岸，对岸是另一军事重镇延陵，大小两城唇齿相依，不论我们的突袭如何成功，延陵的李军渡江来援，我们便腹背受敌，只有挨打的份儿。到钟离、高邮的李军从水道迅速来援，我们恐怕没有人能逃回海上去。”

杨公卿头痛地道：“照眼前的形势，我们必须先取钟离，后图高邮，始有机会威胁江都的李子通。在钟离他们有多少军力？”

寇仲淡淡道：“守军连水师约在三万至四万人间，主帅是左孝友，乃李子通旗下首席大将，可见李子通对钟离的重视。”

麻常咋舌道：“我们哪有攻下钟离的能力？”

寇仲微笑道：“所以我们必须用计，只要骗得李子通以为我们会从海路逃往海南岛，派兵分从运河和海路夹攻，我们便有机会乘虚而入，先下钟离。”接着把计划说出，又告诉两人海南岛已入宋缺之手。

杨公卿叹道：“说到用兵之奇，天下无人可胜过少帅，若我是李子通，大有可能中计。”

麻常道：“李子通到现在有什么反应呢？”

寇仲欣然道：“据探子回报，李子通正把高邮的水师调往钟离，另外则在江都集结水师船队，又征用民船。最妙的是他并不晓得你们秘密潜来，更不知道二十八艘飞轮船的存在。现在我出入非常小心，离开少帅府必戴上面具，全

全意等李子通来攻，我可担保左孝友的钟离军来得去不得。当李子通另一支大军仍在大海挨风浪时，我们挥军高邮，站稳阵脚后再取江都，那时仍在苦攻洛阳的李世民只有干瞪眼的份儿。江都既是我寇仲的，沈法兴只能在灭亡和投降两项上选择其一，哈！”

杨公卿和麻常均感事有可为，精神大振。此时虚行之神色凝重地来报，桂锡良和幸容求见。

寇仲讶道：“他们怎会认为我还在梁都？”

虚行之摇头道：“照我瞧他们纯是试试看，要不要我回绝他们，说少帅已到东海去？”

寇仲信心十足道：“他们是我儿时认识的朋友，不会有问题，我在内堂见他们。”

虚行之欲言又止，终于领命去了。

寇仲向杨、麻两人道：“我先去看他们有什么事，回来再和两位研究行事的细节。”

踏出会议室的大门，寇仲想起虚行之刚才的神情，显是反对他去见桂、幸两人，怕泄露他仍在梁都的军事秘密。桂锡良和幸容是否会出卖自己？寇仲哑然失笑，摇头把这可笑的念头挥走，先不计大家的交情，只从李子通捧邵令周一事的利害关系，两人便该站在他这一边。

徐子陵在侯希白安排下，乘船下三峡离开巴蜀。他觉得愈早离开这是非之地愈明智，解晖和四族的争执，既轮不到他管更非他所能管。他在九江离船，策万里斑沿东北行，穿越大片原野往彭梁方向前进，他的心神逐渐进入井中月的境界，当万里斑吃草休息时，他便静坐练功。十多天来灵台空明一片，不但没有想寇仲，亦没有想石青璇或师妃暄。在不知不觉的修行中，过往出生入死累积回来的经验，终跨向收成的时刻，尤其在察敌一项上，幽谷小溪内的顿悟令他开拓出从未梦想过武道上的疆域。

这天他渡过淮水，沿北岸往东行进，只要抵达运河，可沿运河北上，直趋梁都。此时日已西沉，天色逐渐暗黑，天上飞鸟归林，大地刮起寒风，隐有秋尽冬来之意。徐子陵心中一片澄明，万里斑蹄声起落，穿过一片柏树林后，山路往上延展，右方淮水东流，气势雄浑。忽然徐子陵心生警觉，忙策马避进旁边树林深处。火把光由远而近，一队人马由山上冲将下来，约有二十多人之众，转眼远去。徐子陵从他们的服饰认出是李子通的手下，心忖此处地近钟离，乃李子通重兵驻扎之处，有人巡逻守卫，是理所当然的事，并不奇怪。他正要离开，蹄声又在敌人消没处响起，那队巡兵掉头疾驰回来，不由得心中暗凛。那队李军来到他藏身处的密林外，带头的领队一声令下，二十多人勒马停下，其中三人把手上火把高举，往林内照来。徐子陵身藏处在火光之外，不虞敌人发觉。

那领队骂了两句粗话，咕哝道：“明明听到蹄声，却不见有人，真是活见鬼。”

另一人道：“听说在昼夜交替时出现的鬼最凶猛，千万不要遇上这类恶鬼。”

徐子陵心中大讶，听对方的话，这区域肯定在李军的严密监视下，所以设有专人施展地听法，以免被人人侵而一无所觉。他们是否有什么见不得光的事在附近某处进行，又是否与寇仲有关系？想到这里他好奇心大起，跃下马背，攀上树顶追着敌骑潜去。

寇仲在进入内堂前，被虚行之截着，后者道：“少帅请告诉他们，你今晚动身赴东海。”

寇仲拍拍他肩头，笑道：“我明白的！”

跨过门槛，坐在厅中圆桌旁的桂锡良和幸容忙起立相迎。

寇仲哈哈大笑道：“你们两个真有本事，竟晓得我留在这里没有到东海去。”

桂锡良笑道：“寇仲从来就是死不认输的人，若有人说你不战而逃，我桂锡良第一个不相信。”

寇仲招呼两人重新入座，道：“有什么好消息带来给兄弟？”

幸容收敛笑容，叹道：“我们上回离开后，心中很不舒服，难道真个眼睁睁看着你坐以待毙？别人不清楚你的性情，我们做兄弟的岂会不知道。”

桂锡良道：“所以当你的少帅军往东海推进的消息传来，我们敢肯定你既非要从海路进攻江都，因为那与自寻死路毫无分别；亦非想逃返南方，因不合你的个性。故必是另有图谋，所以立即赶来，看看在什么地方能帮得上忙。”

寇仲色变道：“你们既可猜到，岂非李子通也有猜到的可能？”

幸容道：“放心吧！我们怎同李子通？我们是看着你由毛头小子长大成人的。”

寇仲哑然失笑道：“对！李子通是胆小鬼，胆小鬼当然认为其他人也像他般贪生怕死。”

桂锡良靠近道：“你是否想引李子通来攻，设伏杀他一个落花流水，可是据传你真的把梁都的大军抽空调往东海，你凭什么迎击李子通的大军？”

寇仲心中涌起不舒服的感觉，在争霸战中，即使桂锡良和幸容全力助他，也起不上什么作用。可是若他们变成敌人，却肯定会对他构成极大的威胁，因为两人太了解他的性格，比之香玉山对他的认识更深入。但这念头只是一闪即逝，因对这两位儿时的友伴，他一直是绝对信任。不过无论他如何信任两人，仍不会透露杨公卿五千精锐的存在，微笑道：“你们关心我，我当然感激，只是眼前胜负未分，你们不宜卷入我和李子通的斗争内，待形势分明后，再劳烦两位老哥说服帮内其他兄弟，助我夺取江都，如何？”

桂锡良瞥幸容一眼，点头道：“好吧！就此一言为定。”

鬼邪望真，人自取不咎，奇禍既至即即，臣和臣，臣和臣，臣和臣，臣和臣

徐子陵扑往树林边缘的大树之巅，眼前豁然开朗，竟是一个开敞的大湖，与淮水相连，停泊着近百艘战船，却只有数十盏挂在船桅上的风灯以作照明，风灯上还有密封的罩子，使灯光不会映上天空，透出鬼祟神秘的味儿。数以百计的工匠和战士正忙得团团转，将以稻草扎成的假人安装到船上去，再给假人穿上军服，在黑夜隔远瞧去，以徐子陵的眼力，亦难辨真假。工作显已接近完成阶段，两艘船离开停泊处，驶离河湾，开进淮水。徐子陵感到整条脊骨凉飕飕的，眼前看到的肯定是李子通对付寇仲的大阴谋，自己现在即使全速催策万里斑以人马如一之术赶往梁都，由于山峦阻隔，怎样都快不过对方由运河北上。可是他再无别的选择，只好迅速退走。

“咯咯咯——”

寇仲从噩梦惊醒过来，一额冷汗的从床上坐起，应道：“谁？”

洛其飞的声音在门外道：“是其飞，有急事报上少帅。”

寇仲取起外衣披上，想起刚才的噩梦仍心有余悸，他梦到被敌人重重围困，手下大将逐一身亡，最后他抱着的却是宋玉致冰冷的身体，陷进沼泽中。唉！幸好只是一个梦。

他与洛其飞在寝室小厅坐下说话，洛其飞道：“刚接到消息，钟离水师在人黑后倾巢而出，最后北上运河，若途中没有停留，可于明天人黑后任何一刻抵达。船上满载兵员，其中数艘吃水极深。”

寇仲的脑筋仍不太清醒，问道：“现在是什么时候？”

洛其飞道：“刚过三更，离天明尚有两个时辰。”

寇仲沉吟道：“你‘最后北上运河’的‘最后’是什么意思？”

洛其飞答道：“自黄昏开始，泊在钟离城外的九十艘战船陆续开出，逆淮水西行，到戌时头，战船又从淮水开回来，黑灯瞎火的直达淮水和运河交汇处，转入运河往我们的方向逆流驶来。我先后接到三份飞鸽传书，知事情紧急，所以立即禀上少帅。”

寇仲道：“江都方面有没有动静？”

洛其飞摇头道：“还在结集兵力，战船增至近百艘，却仍是按兵不动。”

寇仲清醒了点，道：“你的情报工夫做得很好，他娘的，李子通终于中计哩！”

洛其飞道：“钟离来攻的水师，以每船平均载三百人计，兵力在三万人间，船上该备有攻城的器械，若突然来袭，确可攻我们一个措手不及。”

现在梁都的少帅军总兵力是五千人，敌人实力是他们的六倍，且是有备而来，梁都的城防远逊洛阳，也不及虎牢。如若兵力足够，尚可把部分兵员部署在运河两岸四座堡垒内，使敌人无法集中兵力攻打梁都，现在却必须全军留守城内。

寇仲苦思道：“左孝友的船为何先往西行，然后折东回来再北上运河？”

洛其飞道：“照我猜是要装载攻城的器械，在钟离东面的淮水旁可能有个伐木场，匠人就在该处建造攻城的云梯、撞门车一类的东西。”

寇仲点头道：“有道理！这么说我们仍有两天的时间部署，若我们只想打赢一场胜仗，那是举手之劳，但要趁机夺取钟离，则须严密部署，立即请文原、宏进和志叔来，我们要立即决定所有行动。”

徐子陵奔上丘坡，遥见在左方装载着假人的敌舰满布运河，扬帆逆流北上。他连人带马洒过运河，刚上岸，敌舰浩浩荡荡地驶至。他因不晓得寇仲方面的情况，故到现在仍掌握不到是怎么一回事，只晓得李子通既有此诈术，当然有信心令寇仲中计。明月高挂天上，尚有两天就是中秋佳节，他却没有赏月的心情，还要与敌人的船队竞赛，务要在敌船抵达前，先一步赶赴梁都。

寇仲领着五百飞云骑，在天明时分抵达藏在运河西岸一处密林内的杨公卿营地。他发出命令，无名从他肩上一飞冲天，盘旋侦察，然后与来迎的杨公卿和麻常入帐商议。

杨公卿和麻常听后大喜，前者道：“我们有两个选择，第一个是全体出动，在运河险要处设伏，重创左孝友北来的水师，再乘势攻打钟离；另一选择是兵分两路，一路进行伏击，另一路避过敌人水师，从陆路攻打钟离，由于敌人没有防备，故兵力虽在我们之上，我们仍有很大成功的机会。”

麻常道：“李子通是东海郡人，自小熟悉舟船，他的水师更长年与沈法兴名闻天下的江南水师交锋，故无论河战海战，均是经验丰富，我们如在运河两岸伏击他们，恐怕作用不大。”

寇仲同意道：“他们这么倾巢而来，显是欺我们梁都兵微将寡，不怕我们伏击，事实上若正面交锋，因敌众我寡，我们是有败无胜。唯一取胜之道，就是杨公的第二个选择，趁钟离兵力骤减兼失去水师支援的情况下，从陆路以轻骑突袭钟离。钟离既入我之手，将断去左孝友的后路，钟离来攻的水师难逃全军覆没的命运。”

杨公卿断然道：“就这么决定。”

麻常在寇仲点头下，出帐传令去了。

杨公卿细察寇仲神色，讶道：“李子通既然中计，我们成功有望，为何少帅仍是心事重重的样子？”

寇仲叹道：“我总觉得有点不妥当。或者是由于敌人水师倾巢而来显示出的决心；或是猜不透李子通的江都水师为何仍按兵不动，或是受我刚才做的噩梦影响，此刻心里总有些儿不舒服。”

杨公卿笑道：“这是人之常情，每逢在重要战役前，我也有这种患得患失的心情。而我们只能信任自己的判断，临事犹豫，是兵家大忌。”

寇仲点头道：“杨公教训得好，事到临头，三心二意只会误事。”接着双目射出坚定神色，缓缓道：“当左孝友的三万大军在此苦攻不下梁都之时，就是我们攻下钟离的一刻。而钟离的陷落，正代表我们少帅军的崛起。”

寇仲和他的飞云骑、杨公卿的部队在饱餐一顿后拔营离开，依早拟定好的路线沿运河西岸穿林越野，日夜兼程地往钟离行军。经一日一夜的急赶，军队抵达淮河北岸一处丘原，离钟离只有半天马程，人马早精疲力竭，遂暂作休息，吃干粮填肚子。寇仲放出无名，侦察远近的情况。营地藏在疏林内，寇仲和杨公卿走上附近一座山丘，凭高遥望淮河方向。天上下着毛毛细雨，视野不清，草原远处没在茫茫烟雨里。

寇仲道：“这叫天助我也，希望这场雨继续下个不停，我们养足精神后，于黄昏时分出发，半夜渡河，在天明前突击钟离南城，由我和飞云骑打头阵，只要能抢得南门，杨公可挥军入城，先攻夺总管府，使敌方失去指挥中心，瓦解敌人的抵抗力。”

杨公卿欣然道：“这次作战的策略只有八个字，是‘攻其不备，速战速决’。当敌人以为我们正在梁都的城墙后吓得发抖时，我们却在这里准备攻城。”

两人相视而笑。

徐子陵在入黑后终于赶过敌船，却非因为他的万里斑在陆地东折西绕、上山下坡比水路的船快，而是敌人在离梁都尚有两个时辰水程处突然全队掉头走。徐子陵更是心中不安，一边催马狂奔，一边思索。敌人显是谋定后动，计划周详，故进退有序，掌握主动。寇仲可非蠢人，为何竟任得敌人来去自如，似没有半点防范的样子，究竟他在什么地方犯错？

前方蹄声急响，一队人马奔来，双方逐渐接近，徐子陵先叫道：“其飞！”

来者正是洛其飞和十多名手下，见到是徐子陵，大喜迎至。

徐子陵劈头问道：“少帅在哪里？”

洛其飞答道：“少帅和杨公的军队，趁敌人水师来袭的时机，往攻钟离去哩！”

徐子陵见他仍往运河南端张望，叹道：“不用看，敌船已掉头返回钟离，船上装的是假人，这是个陷阱。”

洛其飞等无不色变，个个脸上血色褪尽，苍白如死人。

洛其飞颤声道：“怎么办才好？我们最快要在明早才可联络上少帅。”

徐子陵反冷静下来，向围着他的少帅军露出笑容，道：“你们不用担心，没有人能伏击或偷袭你们的少帅，别忘记少帅有天上的锐目无名。”

洛其飞稍放下心来，旋又皱起眉头道：“最怕是少帅不明情况下发动攻城，而敌人任由他率军攻进城内，再集中全力围而歼之。”

徐子陵肯定地道：“攻城前少帅必会放出无名，侦察城内的情况，不会轻易中计。现在我担心的是这批折返钟离的船队，会抢在少帅前头进攻梁都，断少帅后路，另外则分兵追杀少帅的远征军，令他前后受敌。”

顺流而下，只需一晚水程，敌方船队可返回钟离，接载兵员。由于水路比陆路快捷方便，敌人当可赶在寇仲的远征军前面，先一步把梁都围困，截断寇仲的退路。在前无进路，后有追兵的劣势下，师劳力竭的远征军势必全军覆没。

洛其飞六神无主地叹道：“怎会变成这样子的？敌人似乎对我们的计划了若指掌，难道我们少帅军中藏有内奸？这是不可能的。”

徐子陵双目闪耀着智慧的神采，平静地道：“是否有内奸，迟些再去想，梁都还有多少可用之兵？”

洛其飞道：“足有五千人，且有二十八艘飞轮战船。”

徐子陵从容笑道：“那该足够啦！我们就对潜来的敌人水师迎头痛击，叫他们知道少帅军可不是好欺负的。”

洛其飞等听大感雀跃，轰然欢呼。

茫茫夜雨下，天地一片苍茫，兼之秋夜深寒，分外有肃杀之意。淮水在前方淌流，秋风阵阵吹至。寇仲和杨公卿牵马在密林边缘观察渡河之处，这段河道特别浅窄，岸旁均是密林区，既是渡河的最佳位置，也是敌人伏击他们的好地方。下游十里许处隐见钟离城微弱的灯火光，在细雨中凝起一团光蒙。淮水不见任何舟船行走。寇仲右手轻抚立在右肩的无名，眉头深锁地瞧着对岸。

杨公卿讶道：“若少帅怀疑对岸有伏兵，何不派出无名往对岸探察？”

寇仲沉声道：“对岸或许有探子，却肯定没有大批伏兵，现在我们是在风的下头，林内若藏有敌人，风会把他们的呼吸声和气息送入我的耳鼻内，这是突厥人借风探敌的秘术。”

杨公卿不解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我们为何还不架桥渡河？做桥的树木已砍伐妥当，只要少帅一声令下，可在一个时辰内架起浮桥。”

寇仲问道：“我正因对岸没有敌踪，才心生怀疑，左孝友并非战场上的雏儿，怎会疏忽这渡河的好地方，任由我们长驱直入，偷袭钟离？若我猜得不错，对岸肯定有堡垒碉楼一类军事布置，只是最近方拆掉，好方便我们渡河攻打钟离，那时假若他们毁掉浮桥，我们将永无机会返回淮水北岸。”

杨公卿剧震道：“少帅是说钟离的守军正布下陷阱，诱我们去上当？”

寇仲点头道：“虽不中亦不远矣！钟离城不但有左孝友，还有李子通，钟离水师的倾巢而来可能是骗人的幌子。”

杨公卿难以置信地道：“李子通有这么高明吗？不如由我派人到对岸探查，看看是否有碉楼或堡垒的遗痕如何？”

寇仲摇头道：“敌人必做好掩饰的工夫，例如铺上野草，派人去查废时失